

明初的小稱詞「子」與「兒」 ——以《老乞大諺解》和《朴通事諺解》 為考察中心^{*}

高婉瑜

淡江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提 要

本文以明代初期的會話書《老乞大諺解》和《朴通事諺解》為觀察語料，它們反映了14世紀北方官話的口語。筆者透過兩書來觀察明初小稱詞「子」和「兒」的語法化現象，初步發現「子」和「兒」在語義、語音、構詞、語用、語法、能產力方面，呈現了許多差異。

關鍵詞：《老乞大諺解》 《朴通事諺解》 小稱詞 後綴 語法化

^{*} 本文初稿〈明初北方官話的小稱詞初探——以《老乞大諺解》和《朴通事諺解》為考察中心〉曾發表於清華大學人社院舉辦的「漢語方言小稱詞小型研討會」（2006年12月16-17日），會中承蒙鄭榮教授、連金發教授，以及《淡江中文學報》兩位匿名評審惠賜寶貴意見，在此特為鳴謝。

明初的小稱詞「子」與「兒」 ——以《老乞大諺解》和《朴通事諺解》 為考察中心

高婉瑜

淡江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各地表示小稱的方法很多元，例如：複合、重疊、加詞綴、內部屈折（變音、變調等）。相對下，北方官話系統的小稱詞比較單純，經常出現的小稱詞綴有「子」和「兒」，它們是本文討論的對象。

歷來研究「子」、「兒」的學者不勝枚舉，本文在高婉瑜《漢文佛典後綴的語法化現象》的基礎上進行延伸調查，該論文從歷時角度，觀察東漢～宋代漢文佛典後綴「子」、「兒」的語法化過程，本文繼續往後探索，探討元末明初會話書《老乞大諺解》（以下簡稱《老》）和《朴通事諺解》（以下簡稱《朴》）的小稱詞「子」和「兒」，由語義、語音、構詞、語用、語法、能產力六個方面，檢驗兩者的同異。

本文採用的《老》、《朴》版本為韓國京城帝國大學《奎章閣叢書》第九之藏書，前者分上、下卷，有 19000 餘字，後者分上、中、下卷，有 28000 餘字。所用例證出自汪維輝編輯，中華書局出版的《朝鮮時代漢語教科書叢刊（二）老乞大諺解等四種》和《朝鮮時代漢語教科書叢刊（三）朴通事諺解等兩種》，並註明原書頁數、正反面

（a 表正面，b 表反面）。兩書的內容廣泛多元，記載日常生活上的種種事情，例如：商業、娛樂、猜謎、服飾、疾病、飲食、求學、訴訟、爭鬥、儀節，通篇採對話體，是很珍貴的口語資料。

兩書的作者和編寫年代迄今仍未定論，僅知《朴》是姓朴的翻譯所編纂，兩書完成於元代，最初刊行的時間約在西元 1423-1434 年，明初（西元 1480-1483 年）對內容進行修改，約 16 世紀初（約 1515 年），朝鮮中宗時，由崔世珍將修改本翻成韓語，同時，以訓民正音為漢字注音，即所謂的「諺解」（用諺文為漢字注音和解釋），現在所看到的《老》、《朴》漢文部分，跟明初的修改本沒有太大差別，修改本多存元代之舊，因此，學界認為兩書保存了「元末明初的口語」。^❶

二、「子」的分析

我們將《老》、《朴》的「-子」結構依表義類型權宜分類，製表如下：

【表 1】

	《老》	《朴》
稱謂	妹子、孀子、嫂子、男子漢、公子、姪子 ^❷	張黑子、漢子 ^❸ 、男子漢、娘子、弟子、老子（指老人）、君子、天子、小子（謙稱）、小童子、矮子
器官軀幹	身子、鼻子、胸子	身子、身子兒、鼻子、腔子、尾子、蹄子、腳子

❶ 參見蔣紹愚：《近代漢語研究概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 年）。李泰洙：《《老乞大》四種版本語言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2003 年）。

❷ 《現代漢語詞典》記載「姪子」是口語詞，有二義：舅母、妻兄或妻弟的妻子。「姪子」可指尊親屬或卑親屬。

❸ 《朴》上 32b：「一箇和尚偷美別人的媳婦，偷將去的時節，正撞見他的漢子。」「漢子」條下注：「泛稱男兒曰漢子，又指婦女之夫曰漢子。」

職務	口子（管渡江的官）、牙子（為買賣雙方撮合賺取佣金的人）	牙子、廚子、牌子（指馬驛管馬驢的衙役）、奶子 ^④ （奶媽或乳頭）、牢子
動物	狗子、魚子兒	鴿子彈（即鴿蛋）、獅子、蠍子、蹄子、鴨子、蠅子、蚊子、虫子、椽子鹿
植物	豆子、林子、竹子、果子、茄子、芥子、杏子、柑子、李子、松子、栗子	果子、榛子、松子、栗子、荔子、柑子、杏子、玉黃子、豆子、蓼子、茄子、稻子、黍子、蘇子、種子、菜子、葉子兒、茄子
衣鞋布料	布子、絹子、綾子、綿子、段子、襖子、帽子、襪子、稍子	段子、帶子、帽子、布子、皮背子、靴子、氈子、綾子、頂子
一般工具器物	鍋子、籠子、碗子、櫟子、盤子、筐子、梳子、篦子、頂子 ^⑤ 、刀子、剪子、鉤子、筋子（即筷子）、洒子、羈子、繩子、稍子、印子、等子（度量工具）、鉋子、席子、帳子、絃子、鞍子、鞍橋子、嚼子、替子、車轆子	刀子、建子（即毬子）、金子、印子、鉋子、槽子、殺子 ^⑥ 、鞍子、鞍橋子、珠結子、鎖子、碾子、繩子、篦子、山子、珠子、盆子、棒子、櫬子、板子、節子、樣子 ^⑦ 、等子、梯子、灑子、篩子、盤子、扇子、竿子、鉤子、席子、簾子、釘子、了吊子、褥子、餅子香、紐子、蠅拂子、藍子（即籃子）、簍子（即香簍）、鑄子、鑿子、斧子、銼子、剪子、卓子、燒子、刷子、爐子、鉗子、滾子（指武器）、狀子、告子、沙子、煤塊子、櫬子、兀子
食物		棋子 ^⑧
藥物		飲子、引子

- ④ 《朴通事諺解》出現 4 次「奶子」，1 次指「乳房」，例如上冊 37b：「一箇長甕兒窄窄口裏頭盛著糯米酒，這箇是奶子。」3 次指「奶媽」，例如中冊 48a：「這奶子也不精細，眼脂兒眼角裏流下來，不曾揩來。」
- ⑤ 《老》下 47a：「又有司貂鼠皮狐帽，上頭都有金頂子。」「頂子」指帽上的飾物，《漢語大詞典》頁 7208：「頂子，清代官員的冠頂飾物。用寶石、珊瑚、水晶、玉石、金屬等製成，以其質料或顏色分別官階的品級」，書證引自《兒女英雄傳》、《官場現形記》。根據《老》，可將書證提前，而且，「頂子」泛指帽上的飾物，不限於官帽而已。
- ⑥ 《朴》上 22b：「這官人好尋思計量大。你的殺子多沒眼基，咱擺著看。」此段在描述兩人下棋的情形，「殺子」可能是棋子，暫放於此類。
- ⑦ 寫本中，從木字經常寫作從手，《朴》的「『樣子』」不從木，從手。為方便打字，現改成從木。
- ⑧ 「棋子」的「棋」又作從食。

疾病	疹子	
金錢	銀子	斗子錢、銀子
交通工具	車子、樓子車	車子
建築	店子、壁子、房子、院子、垛子、門子	房子、大宅子、堂子間、壁子、城子、亭子、門子
位置	口子 ^⑨ 、面子、背子	口子、底子
形狀	條子 ^⑩	條子
動作	走路子 ^⑪	耍子
總計	76	133

《老》的「-子」表義多元，有的「子」表示人，如：「男子漢」、「公子」，這種用法承自上古漢語。有的「-子」詞根是小物體，「-子」也表小物體，如：表魚卵的「魚子兒」、表植物果實的「豆子」、「芥子」、「松子」、「栗子」、「李子」，會發癢的「疹子」。有些詞根是大物體，「-子」也表大物體，如：煮飯的「鍋子」，坐臥用的「席子」，駕馬用的「鞍子」，表牆壁的「壁子」，搭乘用的「車子」，大到一間「店子」、「房子」，一片「林子」。甚至，連位置、形狀、動作也用「-子」表示。

同樣的情形亦出現在《朴》，「-子」表人，如：「漢子」、「男子漢」、「老子」、「君子」。表小物體，如：鴿子的卵「鴿子彈」，惱人的「蚊子」、「蠅子」，植物果實「豆子」、「松子」、「栗子」，娛樂用的「建子」、裝飾用的「珠子」。表大物體的有：凶猛的「獅子」，有遮掩用的「簾子」，搭乘的「車子」，居住的「房子」，遊憩用的「亭子」，甚至城池叫做「城子」。此外，《朴》保留了表位置、形狀、動作的「-子」。

在表 1 中，有些「子」的〔小〕義已經磨損^⑫，《老》下 61b：「大小刀子共一

⑨ 《老》下 47b：「襪子穿好絨毛襪子，都使大紅紵絲線口子。」「口子」指襪子的口沿處。

⑩ 《老》下 47b：「到冬間穿嵌金絲藍條子白鹿皮靴。」「條子」指皮靴有條紋狀。

⑪ 《老》上 63a：「咱這馬們路上來，每日走路子辛苦。」「走路子」是動詞。

⑫ 貝羅貝和李明說語法化和語義演變並不完全重合，語義演變不一定有語法化（如實詞內部的語義變化），有語法化不一定有語義演變（如功能詞語法化為更虛的功能詞）。語法化是不斷磨損語義的過程？不見得如此。有一種情形是語義磨損，有一種是語用義繼續存在，甚至不斷強化，而且，語

百副、雙鞘刀子共一十把、雜使刀子一十把、割紙細刀子一十把。」，「刀子」前加上「大」、「小」、「細」，顯示「子」不再具有〔小〕義，需另加形容詞「大」、「小」、「細」修飾，才能凸顯形體。類似的例子還有「帽子」、「大帽子」；「盤子」、「大盤子」、「小盤子」；「孩兒」、「小孩兒」；「宅子」、「大宅子」。王力指出「子」的語法化基礎是從〔小〕義開始的，¹³高婉瑜更清楚地描述「子」的語法化中，經歷「語義限制逐漸放寬」的過程，方向是：銜接〔+小〕義詞根→銜接〔-小〕義詞根→銜接「不限形體」的詞根（位置、抽象概念）。¹⁴因此，〔小〕義的磨損程度，直接反映出「子」語法化的程度。

但是，除了〔小〕義外，「子」還代表生命的繁衍和承續，具有〔繁衍〕義。〔繁衍〕義影響了「子」的搭配對象，剛開始，「子」只能和帶〔繁衍〕義的詞根結合，這種詞根往往是「有生詞」，例如：人、動物、植物。後來，「無生詞」也能和「子」搭配，隨著搭配頻率的增加，促使「子」轉變成後綴（suffix）。《老》、《朴》的「子」不具〔小〕義、〔繁衍〕義的情形很多，如：「身子」、「牙子」、「布子」、「鍋子」、「席子」、「絃子」、「籠子」、「門子」、「車子」。當「子」不再考慮詞根的「語義」和「形體」是否與本身發生衝突時，「子」就轉變成後綴了，「子」一旦成為後綴，其他詞根是否要加「子」綴成為派生詞，可能影響的因素有「詞法」、「音節」、「認知」、「主觀化」（subjectification）。

所謂「詞法」、「音節」的影響，指加「子」的詞根如果是黏著語素，在口語系統無法單獨成詞，必須經過複音化的手續，透過複合、重疊、派生方法成詞，有的詞根選擇綴加「子」，是故，後綴「子」具有輔助成詞的作用，所成之詞往往是雙音詞，這一類的例子如：「孀子」、「嫂子」、「身子」、「茄子」、「絹子」、「綾子」、「段子」、「果子」、「席子」、「梳子」、「印子」、「房子」、「院子」、「垛

法化初期和後期的語義變化還有差異。參見貝羅貝 Peyraube、李明：〈語義演變理論與語義演變和句法演變研究〉，《當代語言學理論和漢語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頁1-25。

本文所謂「有些「子」的〔小〕義已經磨損」，指的是語義的磨損，而非語用義的磨損。

¹³ 參見王力[1958]：《漢語史稿》（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¹⁴ 參見高婉瑜：《漢文佛典後綴的語法化現象》（嘉義：國立中正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2006年）。

子」、「口子」、「面子」。

如果，加不加「子」涉及說話者的主觀態度，稱「主觀化」，Traugott認為主觀化是一個語用和語義演變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語義越來越基於說話人對所說話的主觀理解、說明和態度。^⑮Traugott and Dasher進一步強調主觀化是說話人如何使用不同的語言現象對待不同的聽話人，所導致的語言演變。^⑯以小稱詞而言，有些「-子」隱含說話者態度的表達，如：「妹子」帶有親密義，「矮子」帶有嘲諷義，「小子」帶有謙稱義。不過，有趣的是有「矮子」無「高子」，有「妹子」無「姊子」、「兄子」，是「詞彙空缺」現象，造成「詞彙空缺」的原因和「認知」、「主觀化」有關。以自己為參照點，小形體、親屬小輩較容易引人疼愛關注，所以，稱「妹子」不稱「姊子」、「兄子」。以自己為參照點，身高不如己是一項缺點，所以，罵人「矮子」而非「高子」。^⑰

《老》、《朴》親屬詞加「子」的不多，各有4例和2例，前者是「妹子」、「孀子」、「嫂子」、「姪子」，後者是「娘子」、「漢子」，其他稱謂用重疊或複合法表示。進一步分析這六個例子，「孀子」屬尊親屬，「嫂子」、「妹子」是平輩或卑親屬，「姪子」可指尊親屬或卑親屬，「娘子」、「漢子」是夫妻稱謂。為什麼尊親屬可加「子」？這不是與前面有「妹子」無「姊子」、「兄子」相反了？從六例中，我們發現加「子」的親屬多半是女性，所以，初步推測就「親屬詞」範疇而言，除了「認知」、「主觀化」以外，「輩份」、「性別」因素也有可能影響「子」的綴加，「親屬詞+子」是否有理據性？因素之間作用力孰強孰弱？還有待驗證、檢測。可確定的是，不管是「親屬詞」還是「一般稱謂」，加不加「子」都受到「認知」和「主

^⑮ Traugott, Elizabeth C. 1989. On the rise of epistemic meanings in English: an example of subjectification in semantic change. *Language* 65:35.

^⑯ Traugott, E. and R. Dasher. 2002. *Regularity in Semantic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⑰ 參見朱曉農：〈親密與高調——對小稱詞、女國音、美眉等語言現象的生物學解釋〉，《當代語言學》第3期（2004年），頁193-223。高婉瑜：〈論粵語小稱詞及其語法化〉，《臺大中文學報》第27期（2007年），頁231-264。

觀化」的支配。

如果，以明初《老》、《朴》與東漢～宋代的漢譯佛典、禪宗語錄相較，前兩者的「-子」可表「位置」和「動作」，是後者未見的用法，¹⁸太田辰夫指出元明時期做動詞後綴的「子」僅有「耍子」，¹⁹事實上不是只有「耍子」而已，《老》還出現動詞「走路子」，不過，這也反映了明初「-子」表「位置」、「動作」的情形不多。梁曉虹考察《五燈會元》、《朱子語類》、《西遊記》、《金瓶梅》、《紅樓夢》等書，發現「子」加在量詞後的數量逐漸增多，而三音節子尾詞和熟語也很多，從語法意義上看，三音節子尾詞和熟語遠不限於名詞的作用，可做謂語、狀語、定語、補語。²⁰然而，以上的現象在《老》、《朴》沒有出現。

三、「兒」的分析

我們將《老》、《朴》的「-兒」結構依表義類型權宜分類，製表如下：

【表 2】

	《老》	《朴》
稱謂	漢兒、漢兒人、孩兒、興兒、主兒、姪兒、男兒、小女兒	男兒、女孩兒、孩兒、男兒漢、主兒、漢兒人、火兒、趙寶兒、李小兒、許瘦兒、翠兒、芒兒、
器官軀幹	肚兒	鬼臉兒、身兒 ²¹ 、舌尖兒、腕搭兒、身子兒、面皮兒、腰兒、鬢兒、裁兒（指

¹⁸ 同註¹⁴。

¹⁹ 參見太田辰夫著，蔣紹愚、徐昌華譯[1958]：《中國語歷史文法》（修訂譯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

²⁰ 參見梁曉虹：〈近代漢語後綴「子」考察之一——「子」附於量詞後〉，《佛教與漢語史研究——以日本資料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369-387。梁曉虹：〈試論近代漢語中的三音節「子」尾詞〉，《佛教與漢語史研究——以日本資料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388-417。

²¹ 有的「身兒」發生隱喻，指布料的正面。例如《朴》中3b：「這楊州綾子滿七托長……這被面大紅身兒。」

		軀幹)、翅兒
職務		小廝兒
動物	雞兒、喜鵲兒、羔兒、魚子兒、牛兒	促織兒、雀兒、貓兒、蝦蟆兒、魚兒、虫兒、鼈兒
植物	棗兒、梨兒、酸棘林兒	杏兒、花兒、菜子兒、葉兒、葉子兒、根兒、瓣兒
衣鞋布料	襟兒、綾子兒、帽兒、袴兒	衫兒、袴兒、帽兒、蓋兒、忽表兒、裏兒（指衣服內襯） ²²
一般工具器物	簋筒兒、卓兒、槽兒、筐兒、瓢兒、罐兒、甗兒、鍋兒、甑兒、盞兒、車兒、錐兒、珠兒、鑷兒、盒兒、鈴兒、條兒、事兒 ²³	翎兒、卓兒、盃兒、笛兒、貼兒、鞘兒、梁兒、束兒、把兒（手把）、刀兒、刃兒、脊兒（指刀脊）、叉兒、錐兒、鋸兒、樣兒、條兒、鶴兒（即風箏）、毬兒、板兒、雀舌兒、環兒、釧兒、耳墜兒、戒指兒、甕兒、罐兒、盞兒、杓兒、□兒 ²⁴ 、環兒、鑷兒、珠兒、□鉞兒 ²⁵ 、了吊兒 ²⁶ 、小旗兒、床兒、末兒（指細末）、花臺兒、鍋兒、窩兒、煤簡兒、皮心兒、座兒、絲兒、穗兒、頂兒（即頂子）、蓋兒、檫床兒（切絲工具）、羅兒、取燈兒、畫兒、扇兒、腰線包兒、被兒
食物	鹽瓜兒、餡兒	腦兒酒、醬瓜兒、水精角兒、經卷兒
排泄物		眼脂兒
歌曲		曲兒
金錢		小腳兒錢、錢兒
交通工具		小車兒
建築	雜貨鋪兒、草店兒、小板門兒、房兒、井兒	塔兒、窓兒、門兒

²² 《朴》的「裏兒」指衣物的內襯，透過隱喻機制，表位置的「裏」轉變詞性，變成衣物內襯。

²³ 《老》下 62a：「割紙細刀子一十把，裙刀子一十把，五事兒十副。」「事兒」可能是某種器具。

²⁴ □的結構是「手+雋」。

²⁵ □字左從金，右從屈。《朴》中 2b：「夜來著李三木匠家裏旋做一箇櫃子，說定與他二兩銀，把來做的不成，油的也不好，板子又薄，都是接頭補定麼，窩有節子，事件的也不壯，兩個□鉞兒、一箇了吊兒都不壯？」□鉞兒不確定為何物，根據上下文，應是櫃子的組成零件。

²⁶ 同前註，「了吊兒」應是櫃子的組成零件。

道路	路兒	路兒
星星	參兒	
位置	正面兒	水波面兒、邊兒、稍兒（尖端處）、帽簷兒、一脫兒 ²⁷
形狀	褶兒 ²⁸ 、水波浪地兒 ²⁹ 、細絲兒 ³⁰	
狀態	假意兒	
時間	一霎兒、一會兒	一霎兒、一會兒
計量 ³¹	大片兒、離遠些兒、一半兒、一錠兒、一句兒[話]、這一等兒[馬]、三捆兒[箭]、揀口兒[喫]、五分兒、一頓兒	一遭兒、一根兒[草]、幾件兒、半筐兒、兩口兒（指成雙）、對對兒、雙雙兒、有些兒、一半兒、大束兒、一套兒、根兒、一遍兒、一流兒（短牆）、一火兒 ³²
指代	這兒	為頭兒 ³³
抽象物	性兒（個性脾氣）	法兒（方法）、道兒（指上當）、步兒（腳步）、氣兒（氣息）
動作		吊兒（即掉）、做伴兒
其他		慢慢兒、偷眼兒（看）、□兒 ³⁴
筆數小計	67	143

- ²⁷ 《朴》下 56：「你把那繩子，在牆上驗的正著。這一脫兒無處綫。」「一脫兒」表一處之義。
- ²⁸ 《老》有「細摺兒」、「板摺兒」，兩個「摺」的寫法不同，意義仍相同，均指衣服有條紋狀。例如 45a「春間好青羅衣撒，白羅大搭胡，柳綠羅細褶兒。」46a「銀褐紵絲板褶兒短襖子。」
- ²⁹ 《老》下 45b：「茶褐水波浪地兒四花襖子。」「水波浪地兒」表襖子的花紋成波浪狀。
- ³⁰ 《老》上 58b：「大哥與些好的銀子，這銀只有八成銀，怎麼使的。這銀子嫌甚麼？細絲兒分明都有，怎麼使不得？」「細絲兒分明都有」即銀子的成分一丁點都不缺。
- ³¹ 計量類有兩種，一種是「數詞＋數詞＋兒」，如「一半兒」，一種是「數詞＋量詞＋兒」，如「一錠兒」。
- ³² 《朴》下 48b：「那箇太師家的、太保家的、丞相家的、公侯家的，各自一火家，睜著眼，捨著性命，各拿棍棒，又是擔杖廝打著，爭那明珠，其中那一火兒強的，把別的打的四分五落裡，東走西散。」「一火家」、「一火兒強的」都指一群人，但是，後者「一火兒」相當於一群，「-的」轉指人，即「一群強的人」，「一火兒」有量詞的作用。
- ³³ 《朴》上 21a：「背後河裏洗馬去來，……等一會兒饋些草喫，……懶小廝們一發滿槽子饋草，睡到明，可憐見那不會說話的頭口們喂不到，好生說與小廝們，十箇人一宿家輪著喂，那們不渴睡，切的草細著，為頭兒只半筐兒草。」此處「頭口們」指馬兒們，「為頭兒只半筐兒草」指前幾匹馬只分到半筐草，所以，「為頭兒」有指代作用。
- ³⁴ 《朴》上 40a：「館起頭髮來，將那□兒來。」□字左從金，右邊漫漶不明。

《老》的「兒」有的表人，如：「漢兒」、「漢兒人」即漢人，「主兒」即主人，「男兒」即男人。有些與形體小、年紀小的詞根結合，如「羔兒」（年紀小、形體小）、「喜鵲兒」（形體小）、「梨兒」（形體小）、「棗兒」（形體小）。有些「兒」打破本身的語義限制，和形體大、數量多的詞根結合，如「牛兒」（體型大）、「酸棘林兒」（數量多）、「卓兒」（形體大）、「槽兒」（形體大）、「房兒」（形體大）、「井兒」（形體大）。

《朴》也有相似的情形，「兒」表人的有「漢兒」、「男兒」、「主兒」、「火兒」。和形體小的詞根結合，如：「促織兒」、「虫兒」、「杏兒」。和形體大的詞根結合，如：「身兒」、「裁兒」、「門兒」、「窓兒」。

特殊的是，兩書的「-兒」還表位置、形狀、狀態、時間、計量、指代、抽象物、動作，可見，「兒」的搭配限制比「子」小，搭配對象比「子」多，這是東漢～宋代漢譯佛典、禪宗語錄所未見的。透露了「兒」的語法化程度可能比「子」高。

楊建國認為帶「兒」綴的量詞在意念上都是表輕量，因此，量詞前的數詞都是很小的數字。⁶⁵事實並非如此，《老》、《朴》中的「數詞+量詞+兒（+名詞）」，數詞有「一」、「三」、「五」，如「五分兒」（即五份）、「一套兒」，內部結構為「數|量兒」，「兒」先綴在量詞後，再與「數詞」組成短語。首先，就量詞而言，「兒」可以和「片」、「錠」、「句」、「等」、「捆」、「分」、「頓」、「遭」、「根」搭配，這些量詞和輕量沒有絕對關係。其次，量詞前的數詞（如三、五）不必然是很小的數字。再次，「-兒」前的形容詞也是一證，《老》上 19a：「買一斤肉著，休要十分肥的，帶肋條的肉買著。大片兒切著，炒將來著。」《朴》中 14a：「我來時節，黑豆一錢銀子二斗，草一錢銀子十一箇家大束兒。」「片兒」、「束兒」接受「大」的修飾，如果「帶兒綴的量詞在意念上表輕量」，為何能接受表大量的形容詞修飾呢？

詞根加「兒」的原因和加「子」類似，是基於「詞法」和「主觀化」的考量。另外，《老》、《朴》的「兒」還出現在位置、形狀、狀態、時間、計量、指代、抽象

⁶⁵ 參見楊建國：《現代漢語引論》（合肥：黃山書社，1993 年）。

物、動作之後，一般認為「兒」是名詞後綴，但俞光中、植田均認為帶「兒」綴的詞不限於名詞，把「兒」當成名詞專有後綴不很妥當。³⁶討論近代漢語的「兒」是不是名詞後綴的問題，應先考慮兩個層面。第一、當「兒」的語法化程度愈高，語音形式隨之改變，語義隨之改變，搭配限制逐漸放寬。近代的「兒」語法化程度比中古高，因此，不限於和名詞搭配，也能和量詞、動詞搭配。不能拿中古漢語名詞後綴的「兒」來看近代漢語的「兒」。第二、當「兒」語法化程度愈高，語音形式也會改變，必須辨別「-兒」是派生詞嗎？換句話說，「兒」還是後綴嗎？還是已脫離後綴的身份？這個問題將在下一節說明。

《朴》的「兒」曾出現在重疊形式後面，如：「對對兒」、「雙雙兒」，《朴》上 61b：「自在快活的是對對兒鴛鴦，湖心中浮上浮下的是雙雙兒鴨子。」「對對兒」、「雙雙兒」強調鴛鴦與鴨子都是兩兩一起。「重疊」是常見的語言現象，「重疊」所表的意思很多，有些方言的「重疊」表小量，如：湖南澧縣話「碗碗兒」、「杯杯兒」、「壇壇兒」、「板板兒」、「錘錘兒」，兒化詞都有小稱和愛稱之義；陝北話「筐筐」、「勺勺」、「刀刀」表小，「手手」、「腳腳」是愛稱；蘭州話「碗碗子」的形體比「碗」還小；青海樂都話「刀刀」指小刀；呼和浩特話「靴靴」指小靴子。這些例子都是「名詞的重疊」。然而，「對對兒」、「雙雙兒」為「量詞的重疊」，有強調周遍、許多之義，類似的例子有北京話「個個好」表每一個都好；湖南汝城話「間間屋」表每一間屋子，「件件衫」表每一件衣服。³⁷《朴》的「對對兒」、「雙雙兒」和北京話、汝城話用法相似。

四、「子」和「兒」的比較

前面初步分析了《老》、《朴》的「子」和「兒」，製成表 1 和表 2。兩表用表義類型分類，凡是分類就難免有可斟酌處，例如：範圍分細或分粗？所收的只有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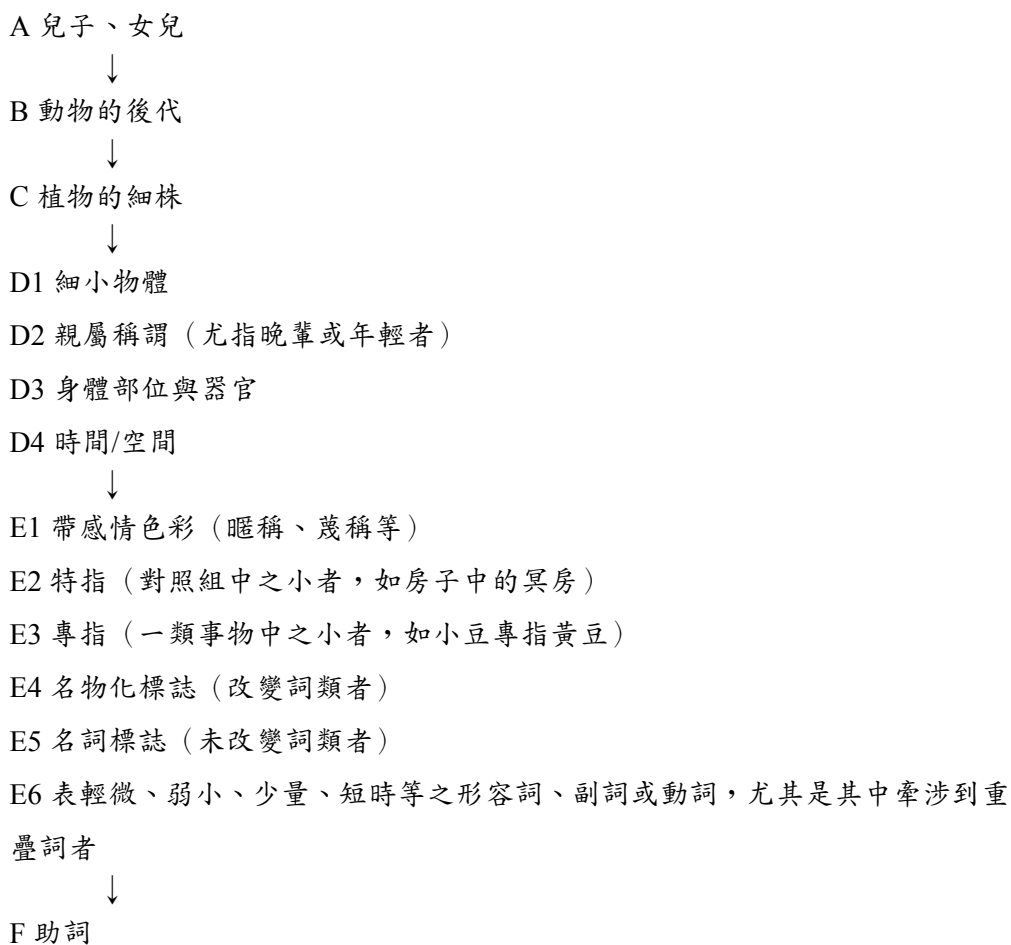
³⁶ 參見俞光中、植田均：《近代漢語語法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 年）。

³⁷ 本段引用的方言例子，出自黃伯榮主編：《漢語方言語法類編》（青島：青島出版社，1996 年）。

還是包含短語？雖然兩表的分類還有討論的空間，但已足以觀察「子」、「兒」語法化的梗概。以下，我們再從「語義」、「語音」、「構詞」、「語用」、「語法」、「能產力」六方面，探索「子」和「兒」的異同。

(一) 語義

曹逢甫提出漢語小稱詞「語法化輪迴」(grammaticalization cycle) 六階段：³⁸



³⁸ 參見曹逢甫：〈語法化輪迴的研究——以漢語鼻音尾/鼻化小稱詞為例〉，《漢語學報》第2期（2006年），頁2-15。

這六個階段顯示小稱詞語法化的程度，愈往後程度愈高。《老》、《朴》的「子」和「兒」分佈在 A、B、C、D、E 階段，缺了 F 階段。更確切的說，「子」缺了 D4，E6、F。「兒」缺了 E6 和 F。就「語義」上來看，《老》、《朴》的「子」、「兒」語法化程度已經很高了，但是，仍沒有出現在助詞後的情形。它們主要加在名詞之後，少量加在動詞、形容詞、副詞之後。

另外，當「子」、「兒」語法化成詞綴，喪失了〔小〕義和〔繁衍〕義，該派生詞前面往往會加上形容詞「小」或「大」（如「小旗子」、「大宅子」），以明確表達形體大小。

(二) 語音

關於「子」、「兒」的產生年代，王力、太田臣夫主張「子」綴在先秦時已經有詞尾化的跡象，用於表示人而小而圓的東西。王力還說詞尾「兒」是在唐代才開始產生的。³⁹竺家寧根據佛經語料，將「兒」後綴出現的時代訂在東漢。⁴⁰高婉瑜認為「子」成為後綴的時間在唐代，「兒」的發展稍微晚些，晚唐時才確定是後綴。中古時期「子」和「兒」都有後綴的用法。⁴¹董志翹贊同王力，主張「兒」後綴出現在唐代，宋代逐漸發展成熟。⁴²

關於「子」和「兒」的語音變化，歷來有很多討論。袁家驊談到北方話的「子」一般自成弱化的輕音節，「兒」大都變成前一音節（詞根）的韻尾。⁴³李思敬認為明代中期「兒」失落聲母，變成舌尖元音，即隋唐 nzi → 金元 $ɿ$ → 明代 $ə$ ，⁴⁴這個演變是北方官話系統。鄭張尚芳根據南方方言，描述「兒」的歷時變化是： $nje \rightarrow ni \rightarrow n \rightarrow n$

³⁹ 參見王力[1958]：《漢語史稿》（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太田臣夫著，蔣紹愚、徐昌華譯[1958]：《中國語歷史文法》（修訂譯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

⁴⁰ 參見竺家寧：〈中古漢語的「兒」後綴〉，《中國語文》第4期（2005年），頁346-354。

⁴¹ 同註¹⁴。

⁴² 參見董志翹：〈“兒”後綴的形成及其判定——兼與竺家寧先生商榷〉，《中古近代漢語探微》（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218-228。

⁴³ 參見袁家驊等著：《漢語方言概要》（2版）（北京：北京語文出版社，2001年）。

⁴⁴ 參見李思敬：《漢語“兒”音史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年）。

→ŋ。⁴⁵太田辰夫主張清代才有兒化音。⁴⁶楊建國、季永海根據韻文和元曲韻腳得出元代有兒化音的結論，季永海還認為兒化音發生在宋代。⁴⁷我們比較傾向李思敬之說。根據許多方言的研究顯示，「兒」綴和兒化、變調有關係，而且，是兒綴在先，兒化、變調在後。⁴⁸

「子」在今天的北京話有兩聲調，一是上聲，一是輕聲，不像「兒」有兒化現象（變成非獨立音節），換言之，「子」只是聲調發生弱化，聲、韻沒有弱化或失落，而明代韻書也沒有顯示「子」的聲、韻有弱化或失落的現象，所以，推測《老》、《朴》的「子」（表 1）仍是保持獨立音節的後綴。那麼，《老》、《朴》的「兒」是否也是獨立音節的後綴？按李思敬的推測，明初的「兒」正在轉變成兒化中。在李思敬的基礎上，我們也注意到曹逢甫經過諸多方言調查後，所建構語音輪迴過程六階段：⁴⁹

【表 3】

階段	組成	語音變化	
		韻	調
1.複合階段	根詞+小稱詞		連讀變調（分變式）
2.詞綴化	詞幹+小稱詞綴		變調合併或小稱詞綴輕聲化

⁴⁵ 參見鄭張尚芳：〈溫州方言兒尾詞的語音變化（一）〉，《方言》第 4 期（1980 年），頁 245-262。

⁴⁶ 參見太田辰夫著，蔣紹愚、徐昌華譯[1958]：《中國語歷史文法》（修訂譯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年）。李思敬：《漢語“兒”音史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年）。

⁴⁷ 參見楊建國：《現代漢語引論》（合肥：黃山書社，1993 年）。季永海：〈漢語兒化音的發生與發展——兼與李思敬先生商榷〉，《民族語文》第 5 期（1999 年），頁 19-30。

⁴⁸ 參見鄭張尚芳：〈溫州方言兒尾詞的語音變化（一）〉，《方言》第 4 期（1980 年），頁 245-262。鄭張尚芳：〈溫州方言兒尾詞的語音變化（二）〉，《方言》第 1 期（1981 年），頁 40-50。王本瑛〈漢語方言中小愛稱的地理類型與演變〉，《清華學報》第 4 期（1995 年），頁 388。李健：〈鑑江流域粵語的「兒」後綴和高升調〉，《方言》第 3 期（1996 年），頁 219。曹志耘：〈南部吳語的小稱〉，《語言研究》第 3 期（2001 年），頁 43。蔣平、沈明：〈晉語的兒尾變調和兒化變調〉，《方言》第 4 期（2002 年），頁 297。朱曉農〈親密與高調——對小稱調、女國音、美眉等語言現象的生物學解釋〉，《當代語言學》第 3 期（2004 年），頁 197-198。高婉瑜：〈論粵語小稱詞及其語法化〉，《臺大中文學報》第 27 期（2007 年），頁 231-264。

⁴⁹ 同註³⁸。

3.鼻音尾化	帶鼻音尾單詞	輔音韻尾脫落，元音發生變化，陰聲韻變陽聲韻	變調持續合併，入聲變舒聲
4.鼻音化	帶鼻音尾鼻化韻單詞	口元音變鼻元音	
5.鼻音尾脫落	鼻化韻單詞	鼻音尾脫落	小稱調發展完成（合變式）
6.去鼻音化	陰聲韻單詞（帶小稱調）	陽聲韻變陰聲韻	喉塞音增生

如果參照表3，《老》、《朴》的「-子」和「-兒」屬第二階段。但是，明代中葉「兒」兒化了，「子」沒有這個現象，合理的推測是：兩書中的「-兒」語音的弱化走得比「子」還要快，雖然它們都處於第二階段，可是，「兒」正從小稱後綴變成兒化音中，再者，從兩者的搭配限制上來看，亦顯示「兒」的語法化程度比「子」還要高。

一般的語法化具有以下特徵：詞彙隨著語法化程度加深，語音會產生弱化現象。音節上，由獨立音節逐漸弱化，轉變成非獨立音節；聲母弱化，直到零聲母化；韻母弱化成央元音，最後被前音節吸收，成為前音節的一部份。根據學者的研究，「子」和「兒」有相似的語音弱化現象。不過，我們發現兩者的語音弱化速度不一。誠如前面所言，現代北京話的「子」和「兒」都是高度語法化的後綴，「子」聲調變成輕聲，沒有弱化到變成非獨立音節，「兒」卻轉成了兒化（如「詞兒」唸成一音節），變成非獨立音節。⁵⁰在歷時的研究過程中，我們僅僅能抓到「子」和「兒」語法化的一些脈絡，卻沒法說當「子」、「兒」出現在什麼類型的詞根後，語音相對弱化到什麼階段，因為。語義的語法化速度和語音的語法化速度不對稱。

侯蘭笙考察明末《帝京景物論》，提出兒詞尾使用的高頻率是兒化韻存在的必要條件，此說是正確的，許多研究已經證實，語法化的發生，「頻率」是因素之一。

⁵⁰ 有些方言的「子」後綴已弱化成非獨立音節，例如：山東淄博方言。孟慶泰指出「子」尾不是獨立的音節，而是以變音的形式來體現。這種變音是隨著前一音節（詞根）韻母的變化而變化的，是前一音節韻母的延長，淄博的「子」尾在聽趕上很難把它從前邊的音節中分離出來。例如「電子」，電韻母〔-a〕，子讀音〔-a〕；「鋪子」鋪韻母〔-u〕，子讀音〔-u〕；「鼻子」，鼻韻母〔-i〕，子讀音〔-i〕；「辮子」，辮韻母〔-iä〕，子讀音〔-iä〕。「脖子」，脖韻母〔-ə〕，子讀音〔-ə〕。參見黃伯榮主編：《漢語方言語法類編》（青島：青島出版社，1996年），頁73。

(三) 構詞

「-子」和「-兒」的結構可分為三種類型：「表達性派生」、「換類派生」、「純造詞派生」。⁵¹

「表達性派生」反映說話者的主觀態度。究竟這類詞反映何種的表情功能，必須靠語境做判斷。舉例來說，《朴》中 51a：「常言道：矮子呵欠氣兒不長。」本段描述一場爭鬥情形，鄭舍和矧金舍兩人在摔跤，矧金舍被鄭舍摔倒，於是，鄭舍說：「矮子呵欠氣兒不長」，諷刺矧金舍是「矮子」，所以，「矮子」明顯帶嘲諷義。《老》上 38b：「興兒，你另盛一碗飯，罐兒裏將些湯，跟著客人去。」「興兒」是呼格，人名，雖然文中沒有記載興兒的年紀、與老闆的關係，然而，一般稱為「x 兒」，多是熟人之間的稱呼，帶有親暱義。

「換類派生」指能改變詞類的派生詞，語義的改變可由形式類推出來，如：「梳子」、「剪子」、「嚼子」、「滾子」，詞根是動詞，加「子」之後變成名詞，「子」具有換類功能。反觀「-兒」的詞類是由內部的詞根決定，缺少換類的例子。漢語的「換類派生」不多，其他語言比較常見。

「純造詞派生」指詞綴只有造詞功能，不影響新詞的理性意義和詞類，簡單說，詞根加綴後沒有改變詞類，派生詞和詞根的詞類一致，如：「鼻子」、「布子」、「車子」、「走路子」、「口子」、「刀兒」、「簃筒兒」、「鹽瓜兒」、「眼脂兒」、「一會兒」。這種派生詞居多數。

(四) 語用

此點是針對表達性派生而言。Beard提到表達性派生有五種功能：「指小」、「增量」、「輕蔑」、「喜愛」、「表敬」。⁵²「指小」以外的功能多半涉及說話者的主觀態度，是語言的表情功能。《老》、《朴》有「輕蔑」、「喜愛」的用法。

⁵¹ 本文採用 Beard 的分類方式。參見 Beard, Robert. 1995. Lexeme-Morpheme Base Morphology: a general theory of inflection and word formati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55-176.

⁵² 同前註。

表愛稱的有「喜鵲兒」、「興兒」、「翠兒」、「芒兒」，表蔑稱的常是職務或詈語，如：「妳子」、「牙子」、「牌子」、「廚子」、「牢子」、「小廝兒」、「矮子」。這些職務的社會地位偏中低階層。為何中低階層的職務選擇加「子」或「兒」，而不是加別的語素？我們認為和「子」、「兒」的語義基礎有關。「子」、「兒」原指小兒，從小孩的模样產生愛稱，而且，體型小、年紀小、關係密較容易引人關注憐愛；⁶⁹從小孩的地位輕產生卑微的蔑稱，因此，綴在職務後面的「子」、「兒」是蔑稱，如果是高官顯赫的職務，則不加「子」、「兒」。

(五) 語法

語法上較明顯的表現是，某些「子」、「兒」有分工現象，「子」不用來計量、指代、時間、狀態，「兒」則可以，並且，還常常出現在計量詞之後。不過，有些「子」和「兒」沒有明顯的界限，如《老》下 34b-35a：「這果子、棗兒、乾柿、核桃、乾葡萄、龍眼、荔枝、杏子、西瓜、甜瓜、柑子、石榴、梨兒、李子、松子、砂糖、蜜栗子，這肉都煮熟了。」同樣是果實，有的加「兒」，有的加「子」，有的用複合。又如《老》下 47a：「這一箇帽子，結裏三兩銀子，又有天青紵絲帽兒，雲南氈帽兒，又有貂鼠皮狐帽，上頭都有金頂子。」同樣是「帽子」，或稱「帽子」、「帽兒」、「x 帽」（複合法）。

另外，有些詞兼具「子」和「兒」的形式，例如：「卓子」和「卓兒」、「車子」和「車兒」、「樣子」和「樣兒」、「身子」和「身兒」、「刀子」和「刀兒」。有的詞只有一種形式，例如：器官軀幹類中「身兒」、「身子」並存，有「舌尖兒」無「舌尖子」，有「眼脂兒」無「眼脂子」。

為什麼《老》、《朴》同時保留了「分工」、「界限不明」、「兩種形式兼具」或「僅有一種形式」的大雜燴現象？我們認為這些紛雜的現象是一種「層次的殘留」。

⁶⁹ 關於小稱有憐愛義的相關研究，請參見朱曉農：〈親密與高調——對小稱調、女國音、美眉等語言現象的生物學解釋〉，《當代語言學》第 3 期（2004 年），頁 193-223。高婉瑜：〈論粵語小稱詞及其語法化〉，《臺大中文學報》第 27 期（2007 年），頁 231-264。

一開始的情形可能是：在一群名詞當中，哪些名詞加「子」，哪些加「兒」，哪些都加，沒有明確的理據可說，就好比同樣是親屬，稱「孀子」，卻不稱「孀兒」；稱「妹子」不稱「妹兒」；稱「伯伯」、「伯父」，卻不稱「伯子」、「伯兒」；⁵⁴同樣是器官，「鼻」加「子」，「耳」卻不加「子」。不同區域的人有不同區域的選擇，形成多元並存的嘗試期。一旦「子」、「兒」變成後綴，能產力提高，這時，詞根可以選擇綴加「子」、「兒」，成為新的派生詞。所以，「子」、「兒」的「分工」是後起現象。為什麼「子」、「兒」會走向「分工」？因為兩者的語法功能有所重疊，違反經濟原則，通常在競爭過後，落敗的一方會逐漸被淘汰，不過，同處於北方官話系統的「子」、「兒」，在競爭中漸漸發展出屬於自己的特色，發生語法分工，兩者都被保留下來。

《老》、《朴》的「子」、「兒」乍看下有連用情形，如：「魚子兒」、「身子兒」、「菜子兒」、「葉子兒」。⁵⁵有趣的是，為什麼是「子兒」，而非「兒子」？潘攀發現《金瓶梅詞話》也有這種現象，他認為是詞尾「子」產生的時代比「兒」早，「兒」尾產生時，「子」尾已經相當成熟，「兒」尾產生後再黏附於合成詞「-子」之後。⁵⁶如果從結構上說，這類詞分析為「x子|兒」，順序是先形成「x子」，然後加上「兒」。「兒」分佈在「x子」後，是語音弱化的反映，當時「兒」逐漸轉變成兒化，喪失音節獨立性，語音附著於「子」，所以，不是兩個具獨立音節的後綴連用了。兒化往往附在詞的最後音節，因此是「x子|兒」，而不是插在「x」和「子」之間。⁵⁷

⁵⁴ 在第二節中，我們提過就「親屬詞」範疇中，「認知」、「主觀化」、「輩份」、「性別」可能是影響「子」綴加的因素，但是，實際的情況有待驗證。究竟「輩份」、「性別」的作用力多大，暫時存疑。

⁵⁵ 鄭縈和魏郁真對明代四大奇書的考察，《水滸傳》沒有「-子兒」；《西遊記》有2種，即「耍子兒」、「石子兒」；《金瓶梅》有33種，如：「娘子兒」、「婆子兒」、「小夥子兒」、「小姪子兒」、「嫂子兒」、「身子兒」、「嗓子兒」、「膽子兒」、「粽子兒」、「果子兒」等等。參見魏郁真、鄭縈：〈明代四大奇書子尾之特點〉，第十三屆國際漢語語言學會議 IACL-13 論文（2005年），荷蘭：萊登大學。

⁵⁶ 參見潘攀：〈《金瓶梅詞話》的「兒」尾〉《語言研究》第2期（1996年），頁144。

⁵⁷ 某些方言有「-兒子」，沒有「-子兒」，四川邛崃話有「狗狗兒」、「狗狗兒子」、「狗兒子」，

(六) 能產力

林霞統計南宋《夢梁錄》的「-子」有 129 個，「-兒」有 106 個，數量上差距不大，在構詞和語用上有所分工，例如：「-兒」不綴加在建築物、處所、器物、動物之後，「子」不綴加在食品、植物之後。⁵⁸

根據本文的估算，表 1 的「-子」有 209 種，表 2 的「-兒」有 210 種，兩者不相上下，即使有的結構可能是短語或專有名詞，不是派生詞，應該剔除，剔除後的結果也不至於造成數量的懸殊。這表示明初「子」和「兒」的能產力是相當的，都是活潑的後綴。

如果把時間拉長，觀察明代晚期的語料，鄭縈和魏郁真發現《西遊記》的子尾和兒尾比例是 135：70，《水滸傳》是 132：70，《金瓶梅》是 163：126，「-子」和「-兒」的次數已拉開距離了。所以，「子」和「兒」的能產力可能是在明初之後發生較大的變化。

五、結語

根據以上的分析，明初的「-子」和「-兒」是常見的小稱詞，從時間軸上看，「子」加在位置、動作之後，「兒」加在位置、形狀、狀態、時間、計量、指代、抽象物、動作之後，這些情況都是東漢～宋代漢譯佛典、禪宗語錄所沒有的，可見明初「兒」的語法化走得比「子」還快一點，所以，搭配限制比「子」寬鬆。

從語音上來看，明初「子」和「兒」是後綴，依照語音語法化規律，語音發生弱

三者都表小狗。如果一個名詞本來有小的意思，加上「兒」或「兒子」就添了可愛之義，如「碟碟兒」和「碟碟兒子」。「兒」和「兒子」如果在陰平字後面，「兒」就變調，由原來的陽平變成陰平。但是，「兒」、「兒子」和兒化不能混為一談，前兩種在邛邛話佔有絕對優勢。另外，有些名詞只有「兒子」的說法，如「芋兒子」指小芋頭，「鬼兒子」罵人死鬼。參見李齡：〈四川邛邛話裡的後加成份「兒」和「兒子」〉，《中國語文》第 1 期（1959 年），或參見黃伯榮主編：《漢語方言語法類編》（青島：青島出版社，1996 年），頁 14-15。

⁵⁸ 參見林霞：〈南宋時期的詞尾「-兒」〉，《語言研究特刊》（2002 年），頁 56-59。

化現象，但兩者的速度不一致，「子」的聲、韻沒有弱化現象，「兒」正在轉變成兒化。從構詞上來看，派生詞「-子」分為表達性派生、換類派生、純造詞派生三種，「-兒」只有表達性派生、純造詞派生兩種，不過，兩者都是純造詞派生居多。從語用上來看，它們不單純表小稱，而是兼有愛稱、蔑稱等表情功能、附加意義，反映說話者的主觀態度。從語法上看，「子」、「兒」經歷了多元並存的嘗試期，因為有部分的語法功能重疊，在競爭當中，逐漸發展各自的特色，產生語法分工，兩者都被保留下來。從能產力來看，《老》、《朴》的「-子」有 209 種，「-兒」有 210 種，都是活潑的後綴，估計兩者的能產力發生較大變化的時間是在明初之後。

主要參考及引用文獻

一、古代典籍

汪維輝編：《朝鮮時代漢語教科書叢刊（二）老乞大諺解等四種》（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

汪維輝編：《朝鮮時代漢語教科書叢刊（三）朴通事諺解等兩種》（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

二、現代中西論著專書

Traugott, E. and R. Dasher. 2002. Regularity in Semantic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太田臣夫著，蔣紹愚、徐昌華譯[1958]：《中國語歷史文法》（修訂譯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年）

王力[1958]：《漢語史稿》（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

宋開玉：《明清山東方言詞綴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8 年）

李思敬：《漢語“兒”音史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年）

李泰洙：《《老乞大》四種版本語言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2003 年）

俞光中、植田均：《近代漢語語法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 年）

袁家驊等著：《漢語方言概要》（2 版）（北京：北京語文出版社，2001 年）

黃伯榮主編：《漢語方言語法類編》（青島：青島出版社，1996 年）

楊建國：《現代漢語引論》（合肥：黃山書社，1993 年）

董秀芳：《漢語的詞庫和詞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

蔣紹愚：《近代漢語研究概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 年）

三、單篇論文

Beard, Robert. 1995. *Lexeme-Morpheme Base Morphology: a general theory of inflection and word formati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Hopper, Paul J. 1991. On Some Principles of grammaticization. In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and Bernd Heine, eds.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Vol 1. 17-35.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Traugott, Elizabeth C. 1989. On the rise of epistemic meanings in English: an example of subjectification in semantic change. *Language* 65:31-35.

王本瑛：〈漢語方言中小愛稱的地理類型與演變〉，《清華學報》第 4 期（1995 年），頁 371-389

朱曉農：〈親密與高調——對小稱調、女國音、美眉等語言現象的生物學解釋〉，《當代語言學》第 3 期（2004 年），頁 193-223

李延瑞：〈兒化性質及普通話兒化韻的發展趨勢〉，《語文建設》第 10 期（1996 年），頁 29-32

李健：〈鑑江流域粵語的「兒」後綴和高升調〉，《方言》第 3 期（1996 年），頁 216-219
貝羅貝（Peyraube）、李明：〈語義演變理論與語義演變和句法演變研究〉，《當代語言學理論和漢語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年），頁 1-25

邢志群：〈從「就」的語法化看漢語語義演變中的「主觀化」〉，《語法化與語法研究（二）》（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頁 324-339

季永海：〈漢語兒化音的發生與發展——兼與李思敬先生商榷〉，《民族語文》第 5 期（1999 年），頁 19-30

林霞：〈南宋時期的詞尾「-兒」〉，《語言研究特刊》（2002 年），頁 56-59

竺家寧：〈中古漢語的「兒」後綴〉，《中國語文》第 4 期（2005 年），頁 346-354

侯蘭笙：〈〈帝京景物論〉裡的兒化韻〉，《西北師範學院學報》第 2 期（1988 年），

頁 371-398

秦堅：〈後綴“子”的類型和意義〉，《語文與翻譯》第 1 期（2005 年），頁 36-40

高婉瑜：〈論粵語小稱詞及其語法化〉，《臺大中文學報》第 27 期（2007 年），頁 231-264

曹芳宇：〈淺談宋代附加語素“兒”的發展〉，《科學之友》第 6 期（2006 年），頁 87-88

曹志耘：〈南部吳語的小稱〉，《語言研究》第 3 期（2001 年），頁 33-44

曹逢甫：〈語法化輪迴的研究 以漢語鼻音尾/鼻化小稱詞為例〉，《漢語學報》第 2 期（2006 年），頁 2-15

梁曉虹：〈近代漢語後綴「子」考察之一——「子」附於量詞後〉，《佛教與漢語史研究——以日本資料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頁 369-387

梁曉虹：〈試論近代漢語中的三音節「子」尾詞〉，《佛教與漢語史研究——以日本資料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頁 388-417

董志翹：〈“兒”後綴的形成及其判定——兼與竺家寧先生商榷〉，《中古近代漢語探微》（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218-228

賈迪扉：〈詞綴“兒”特殊性淺論〉，《殷都學刊》第 2 期（2004 年），頁 109-112

趙冬梅：〈關於小稱詞的基本認識〉，《語文學刊》第 2 期（2002 年），頁 52-55

潘攀：〈金瓶梅詞話的兒尾〉，《語言研究》第 2 期（1996 年），頁 135-145

蔣平、沈明：〈晉語的兒尾變調和兒化變調〉，《方言》第 4 期（2002 年），頁 289-298

鄭張尚芳：〈溫州方言兒尾詞的語音變化（一）〉，《方言》第 4 期（1980 年），頁 245-262

鄭張尚芳：〈溫州方言兒尾詞的語音變化（二）〉，《方言》第 1 期（1981 年），頁 40-50

鄭綰、陳雅雯：〈「兒」的語法化過程〉，第三十八屆漢藏語暨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2005 年），福建：廈門大學

鄭綰、魏郁真、陳雅雯：〈歷史上小稱詞「子」與「兒」的互動〉，第十三屆國際漢語語言學會議（IACL-13）論文（2005 年），荷蘭：萊登大學

鄭縈、魏郁真：〈「X+子」的詞彙化與語法化過程〉，《興大中文學報》第 20 期（2006 年），頁 161-208

鄭縈、魏郁真：〈「子」的語義演變〉，《靜宜人文社會學報》第 1 期（2006 年），頁 1-30

魏郁真、鄭縈：〈明代四大奇書子尾之特點〉，第十三屆國際漢語語言學會議（IACL-13）論文（2005 年），荷蘭：萊登大學

四、學位論文

高婉瑜：《漢文佛典後綴的語法化現象》（嘉義：國立中正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2006 年）

On Diminutive Suffixes “*Zi*” and “*Er*” in the Early Min Dynasty: Focused on “*Lau-Qi-Da Yan Jie*” and “*Pu-Tong-Shi Yan Jie*”

Kao, Wan-yu

Assistanc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amka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grammaticalization of diminutive suffixes “*Zi*” and “*Er*” in the early Min Dynasty. The observed text is two conversational books: “*Lau-Qi-Da Yan Jie*” and “*Pu-Tong-Shi Yan Jie*”. The text provides valuable information on the 14th-century colloquial Northern Chinese language, called the Haner language (漢兒言語). The author concentrates on the following issues: meaning, phonetics, morphemics, pragmatics, syntax, productivity. It was found from the result that “*Zi*” and “*Er*” are very different in six issues.

Keywords: “*Lau-Qi-Da Yan Jie*”, “*Pu-Tong-Shi Yan Jie*”, diminutive suffixes, suffix, grammaticalization

